

##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 以武犯禁

作者簡介：嶺南大學中文系畢業。手執紅筆為生。其實喜歡寫多於改，儘管寫得很慢。

# 第九回 七日後

當青衣劍客在七日後將廚子的頭平順齊整的切割下來時，他會記起這一小碗飽滿晶瑩的白米飯的滋味——這碗米飯是廚子的那晨光初曦時為走鏢的同伴烹煮；青衣劍客奉命拿下這趟鏢時禁不住白米飯冒出的絲絲氤氳誘惑而品嚐一碗。

「好米飯，」青衣劍客在吞下一小口，讓縱橫合度軟硬可口的米粒順溜進喉嚨後，深深的讚歎：「誰煮的？」目光向散落四周預備享用早點的眾鏢頭一掃，「好米飯！」

小趙詫異的望着這一身青衣剛剛奪去了鏢、昨夜同時刺傷三名同伴更在自己身上劃上一道三分餘許的痕的人，竟欣喜自己親手烹調的米飯，不禁頰上一熱——青衣劍客的目光立時落在小趙身上：「原來是你炮製，」笑了笑：「謝謝小兄弟。」小趙頰上更熱更燙，嘴角微微的動了一動。

當小趙在七日後看着青衣劍客將父親的頭平順齊整的切割下來時，他會記起青衣劍客品嚐這白米飯時流露的滿足以及讚歎。小趙不知道為何父親的頭會如鏢局頭頭虬髯大漢的頭一般葫蘆似的滾在鏢局的院子上；從小相依相靠的父親竟似平常烹調預備作食材用的禽畜一樣的身分離舍安躺於恬靜處。小趙望着安穩不動的父親，也不知過了多久，只是一直惘然的望着。忽然他發現立於父親兩肘處的青衣劍客——青衣劍客手握把父親的頭割下的劍依舊的立着。小趙明白就是這人殺了父親。

他殺了父親。甚麼是「殺了父親」，小趙卻糊塗了。

也是在鏢局院子。當鏢局上下正預備虬髯大漢的葬禮，氣氛凝重的忙碌中，青衣劍客叩響了大門。當青衣劍客隨着下人走進院子時，數個四天前走這趟鏢的同伴瞧見熟悉的身影時，頓然驚訝起來。小趙也走去院子察看何事。他見到這熟悉的身影。他記得四天前就是這人傷了自己傷了兄弟劫走了這趟鏢，也記得四天前這人對自己烹調的一碗白米飯的讚歎。這人為何到來？小趙那三分餘許的傷痕恍惚疼炸起來。

腆着滾圓的大肚子的父親站於院子邊旁。

「我來找一個人，」青衣劍客平穩的看着鏢局眾人：「找你們這兒的廚子。」那幾個走這趟鏢認識青衣劍客的同伴早已起了警惕；當中一位大嚷：「就是這人！他劫去了鏢害得劉大哥死了！」院子氣氛更為沉重；各人也弩張劍拔。「請你們這兒的廚子出來，」青衣劍客依舊平穩：「我要找他。」那幾個四天前走這趟鏢認識青衣劍客的同伴深知青衣人的底蘊：那一晚他的劍刺傷了三人，同時地。可是鏢局的頭頭劉大哥死了，鏢局也就快要散了，明知道對方武功高強，也禁不住徒手的向青衣劍客擊去——其實只是把這幾天來的忿與恨發洩。

腆着滾圓的大肚子的父親一直站於院子邊旁觀看。

青衣劍客在那幾人擊來時向後退了三步，同時

銳利地環視院子上眾人一遍。院子上有十四人，青衣劍客見到煮出那碗讓人難忘美味的白米飯的小伙子。當他得悉這次要到鏢局去找出一名廚子並奪取一樣東西時，他立時想起了煮出這碗讓他難忘美味的白米飯的小伙子的模樣。要找一名廚子，矮矮胖胖腆着滾圓大肚子的廚子，與那小伙子可有什麼關係？青衣劍客一直思量。

退了三步後那幾人的攻擊接續不絕而來，青衣劍客邁開腳步於院子中穿梭，依着眾人中的空處一直走，由這頭走到那頭再由那頭走回這頭。他的步伐緩急有致，迅速利落的走着，那幾人無論如何變招也沾不着他那一身青衣的一角。這是他最為擅長的根基，由他從小由這山走到那山，再從那山走回這山磨練出來的功力。院子中的各同伴只見青衣劍客團團的在院子中走着，也讓那青衣弄得目眩了，也不知道如何的去追趕去合力攔阻這青衣的身影。就一直讓他走着，由這頭走向那頭，再從那頭走回這頭。

腆着滾圓的大肚子的父親沒有忘記這熟悉的身法，這種走的步伐。

青衣劍客不愛傷害人。在他刺進了第八個心，殺了第八個人後，他下了決心不要再殺人。於是他只在院子中走着，避開眾人的攻擊，以及細心察看眾人的神色。他要找一個人，找這兒的廚子，拿走一樣東西。這是他這次的任務。他看到煮出那碗讓人難忘美味的白米飯的小伙子站在院子左邊，握緊了拳，卻沒有出手。這名小伙子的武功不強，比煮米飯的功夫差得太多，青衣劍客知道。這小伙子會與廚子有關係嗎？青衣劍客不希望小伙子與廚子有關係。在他第八遍由院子這頭走到那頭，再由那頭走到這頭時，他瞧見這小伙子目光向着院旁邊腆着滾圓的大肚子的父親望去；他要找的就是這個人：煮出美味米飯的小伙子與廚子的確有關係。

找出鏢局的廚子，拿走一樣東西。

腆着滾圓的大肚子的父親感覺到展露出這熟悉身法的青衣人找到了要找的人。他們終於找到我了。老趙釋然，找了很久很久，由妻誕下了孩子然後在血泊中死去的那天後，直至此刻。老趙看到這個沒有娘的孩子現出焦急，想是害怕青衣劍客的來襲。那夜走完這趟去失了貨物的鏢，各人沒精打采的回來後，小趙在沉沉睡去之前妮妮的向他這個父親道出那位劫鏢的青衣人的身手，以及青衣人竟爾欣喜地喫上一碗白米飯的情形。那時候這沒有娘的孩子描述青衣人的外貌時喚起老趙潛藏已久的記憶。這時候，當這位青衣劍客隻身到來，說要找一個人，老趙知道自己又再次要出手了。於是，他便出手了。於是，他便從腰間拿出包裹着潔白的布的刀；刀重兩斤三兩，烏墨

## 浮城誌

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文學碩士，受董啟章的作品影響，開始思考及實踐透過文學來型構自己。

『熟食』後，麵舖就能繼續經營。我這樣做也是為了你的父親和他這間麵舖。你明白嗎？」他聽後便回頭望向默默地烹調雲吞麵的父親，再環顧這間異常狹小而且裝修古舊的空間，眼睛骨碌碌地應母親：「我明白了。」再用雙手拈起一片雲吞皮，把薄薄的雲吞皮攤放在左手掌上，右手拿起湯匙摺了兩尾蝦仁及一大顆豬肉粒作為餡料，這種特大號的雲吞是他父親店裡最受歡迎的食品，父親曾告訴他製作特大號雲吞的理由：「晉，客人來店裡吃麵為的是品嚐美味和飽肚，我們做得份量大一點，客人吃起來又飽暖又覺便宜。」他想起來就更落地地包雲吞。然而，他又怎會想到自己在十年後會矢志不再幫助店裡的任何工作。

在他的思潮倒流過去不久，母親似的侍應剛好把雲吞麵徐徐放下，並說：「趁熱吃呀，麵放涼了會糊的。」他立即以微笑回應，望着眼前這碗雲吞麵，他還以為時光倒流了，同樣的狹小空間內，同樣溫柔關心的語調，售賣着同樣碩大的雲吞，他瞬間拿起湯匙盛了一顆雲吞，先咬下一半放入口裡，爽脆的蝦肉與半肥的豬肉粒混和着鮮甜的湯，這是他熟悉的老實人的味道。然而，因為這樣的老實味道，卻讓年少的他吃了不少的苦頭，放棄了不少的夢想，犧牲了不少讓他快樂的機會，他不曾擁有過同輩間的流行玩意，不曾與同伴朋友到處學習，也不曾記得自己虛耗了多少時間在麵舖內，但是，他甘心地為着父親的夢想與母親的慈愛而付出，他不甘心的是一種老實的味道只換來日漸式微的命運，不甘心努力的付出只得到朝不保夕的過活。

那時，完成高中學業的他曾激烈地與父親爭辯：「爸，現在不能再這樣做生意的，成本高，選擇少。我們應該多賣幾種不同的食物，好似『撈丁』呀、豬腳麵呀、『油渣麵』呀，一定要有多點噱頭才能夠增加生意的。」父親目光嚴厲地說：「不可以。我的店就只能賣麵食。這是我的堅持。」「就是你的堅持，店舖已沒有甚麼利錢可圖了，我們一家就過着比拿『綜援』更窮的生活，窮則變，變則通呀，爸，你要為我和媽媽着想，也要為店舖着想呀！」父親只是同樣目光嚴

## 謝騰

## 插圖：泥種葉

顏色，無光無華，刀刃冷然，曾替他解去不知凡幾的人。

青衣劍客瞧見了這腆着滾圓的大肚子的廚子拿出了刀，立時收起腳步，拔出背負的劍，疾然的向一直追趕他卻連青衣一角也沾不上的眾鏢師刺去，讓各人止住攻勢，四周也騰出了一片空間，看着老趙，凝立。小趙曉得青衣劍客為何忽然不再走了，只因他找到了要找的人，從自己的目光的指引中。小趙身上的傷痕更疼了。

小趙看到腆着滾圓的大肚子的父親輕盈如燕的踏着桑林之舞，瞬間立於青衣劍客面前。小趙看到父親解下包裹着刀的白布，露出刀刃冷然烏墨顏色的刀。小趙看到父親從容的架起了刀，肅然響然，奏刀騞然，在這鏢局的院子裡開始解牛的程序——通常只會用上十三刀，不用多，卻也不能少，使之莫不中音。

然而青衣劍客不是牛。

小趙看到青衣劍客在父親解下包裹着刀的白布時，雙膝恍惚微微一屈。小趙看到青衣劍客在父親現出解牛之刃砍出第一刀時，貫注力量的雙腿彈射而出恍似直搗老趙。小趙看到一向從容踏着瀟灑舞步的父親的攻勢在甫發第一刀時似遇上窒礙般彷彿不再流順。小趙看到了青衣劍客立在父親面前，如黏附於石頭上的青苔般將父親蓋住。小趙看到青衣劍客一直貼在父親跟前，封閉了父親的動作。小趙看到青衣劍客憑着實實在在的腿，無論父親怎麼擺脫，也跟隨着當中的郁動。如綠葉長於大樹，風如何地吹颯，葉也只晃不跌。

父親沒有忘記青衣劍客由院子這頭走到那頭再從那頭走回這頭如此熟悉的身法；就在妻誕下了孩兒倒在一地稀薄的血的那一天。父親曉得他這一套解牛之法遇上莫能解開的「神人」——「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熱，是其塵垢秕糠！」老趙的刀解盡天下萬物，卻無以解開無隙無間，超乎萬物以外的無待之人！老趙踏不出舞，身法沉重如踩入泥沼般難動分毫，仍要拚命的踏着步伐以擺脫對方，唯青衣劍客卻牢牢的倚附立於面前，蓋住罩着，看不清任何，只得如是的拚命的踏着舞，莫能施展手握的刀。

散於鏢局院子各處的眾人給這奇異的交手迷惑住；他們只懂明刀明槍拳來腳往的短兵相接；他們根本不曉得兩人的步伐的含意。葉長於樹讓風吹得搖晃，一直搖搖晃晃，一直一直，卻不落下……

小趙看到青衣劍客拔劍割下父親的頭，在父親深深的沉入泥澤後。

## 韓曉華

厲地重複回答：「我的店就只能賣麵食。這是我的堅持。你媽媽也知道的。」「你的堅持並不能讓店舖得到更長久的壽命呀，我在這店內一直長大，我也不想這店關閉呀，但現在店裡只能賺到生活費，難道我們一直要白幹活嗎？」父親稍為放鬆緊鎖的眉目說：「我的想法是不會變的，就讓阿爸堅持到店舖不能給我賺到生活為止吧！」「爸，你好自私呀！到時你可以當退休，你可以當了結心願，但我呢？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呀，我以後也不回來店裡幫手了！」他說完這句話後便轉身跑向店外，他知道父親的堅持，他也知道母親的心意，但他們卻不知道他的心事。在後來的幾年間，他一邊幹着房地產經紀的工作以減輕家裡的負擔，一邊走遍多間麵舖試着參考經營方針，他自以為憑自己的努力才能夠延續那個陪伴着自己成長，記載着家庭歷史的空間的生命。

不消五分鐘時間，桌前那碗老實味道的雲吞麵已經被他完整吞掉，臉上既充盈着滿足的表情，也混雜着不解的疑惑：何以在中環地區，這樣的店舖竟然可以生存呢？母親似的侍應又再趨近搭訕道：「我們的雲吞麵味道真很棒罷，下次再介紹你吃水餃吧！」他也老實不客氣地反問：「味道確實是好，但我很奇怪你們的價錢定得那麼便宜，為甚麼可以在中環一直營業呢？」「哦！這區沒有我們這類既抵食又好味的店舖嘛，而且，我家老闆又有自己對食品的堅持，很多人也會再來光顧的。」他心忖：這種說法不是和阿爸阿媽的相同嗎？難道錯的只是自己不懂得經營之道？難道中環就與位於城市邊緣的地區有着截然不同的營業生態？

他想起父親曾說過：「廚師並不是生意人，但是每個廚師也有自己對於食品的執着，至於他的執着能否讓他名成利就呢？決定權不在於廚師，而在於顧客及時勢。」他想起父親的堅持與執着，他又想起自己可能只是一個依戀和執着於家的人，執着的是過去的印記與味道，忘記的是現在的尊重和守望家人。

## 短載

作者簡介：寫古體詩，散文和短篇小說。作品曾刊載於《菲律賓商報》海韻文藝副刊與《聯合日報》菲華文藝。

# 金釧阿嫗

8 日子在艱難多變中慢慢的流逝。二婆媳基本上不出門，深井（閩南五間張規格院子大門）二個橫門緊緊的拴着，然而洞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拴着，然而洞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全民扭秧歌歡天喜地慶祝新中國成立了。過後又是鬥地主，土改，外面的世界已經沸騰了。可是春風不度玉門關，婆媳只是專心一意盼呂宋批信，僑匯。夜深了，婆媳坐在院子冰涼的石凳上，仰望着星空，就盼天上掉下月亮，兩父子快快通知她倆去呂宋團聚。漫漫長夜，婆婆總會對着媳婦叨唸：「要是當年你肚皮爭氣，孫兒已經六歲了，咱倆也不至於如此孤單。」每當這個時候媳婦對婆婆就特別內疚。到底年輕不經事，金釧竟然萌生將來生十個給婆婆嘴咧到耳朵後。千等萬等，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來臨了，婆媳早已準備收拾了幾年，僑聯一通知車期，兩人把早早縫好土改時已改給佃戶的五張地契和二對金鐲子的寬腰帶，各自緊緊的貼腰纏一條。鎖上緊挨着的小廳和邊房二間睡房，其他厝間盡開借予公家農民的組織，然後毫無留戀，一路順風經香港來到期待了幾年的番邦。

9 許老爺父子經營一家小型酒廠，以後四年，金釧真的不負婆婆殷殷期待，添了二個小胖大孫子。把二位老人家樂得見牙不見眼，嘴都合不攏。日子過得滋潤和美，波瀾不驚。可是人一呼氣，一口氣吸不回來，這一輩子就過去了。老爺子在睡夢中就是這樣一口氣沒有回來，撒手人寰了。許奶奶就像塌了天，幸有二個金孫圍着她轉，才慢慢從悲傷中走出來。夫死從子，從此，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獨生子身上。兒子未回家，她就會神經質的問媳婦好幾回。許少東戰戰兢兢的挑起小酒廠的重任，畢竟溫室之花未經風浪，遺憾的是許老爺子來不及給兒子千鍾百煉就放手。商海本來多暗礁，風浪來時不是許少東有辦法每次都能借力飛越。山雨欲來風滿樓，同行早有人盯着小酒廠，所謂「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记」。明槍暗箭，短短的四年，小酒廠遙遙欲墜，許少東苦撐不下去了，眼睜睜讓酒廠姓了債主的姓。自己別無所長，只好在原廠當供銷員了。

從此，因為出車往外省，越隔越長時間沒有回家。許奶奶慢慢變得精神恍惚，整日唸唸叨叨兒子的名字……這時金釧膝下已有四個似樓梯階的小壯丁，丈夫三個月沒有回家了，手中些少積蓄也漸用漸少，實在掛念着丈夫的安危，她不得不挺着五個月的大肚子往廠看個究竟。

顧不得丈夫曾告誡她不准往廠，但巧婦難為無米炊，眼下這老少一家都嗷嗷待哺。

10 平地一聲雷，廠老闆說：「許草二個月前車已回廠，聽說和逍遙婆已有一女。我也在等他，還有幾筆帳款未繳還。」金釧只覺天旋地轉，老闆以下說什麼她都聽不見了，腦子一片空白，扶着牆發呆，「夫婿輕薄兒，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不知過了多久，她好像聽見了婆婆和兒子的哭聲……

一個月又在煎熬中過去了。深閨裡人始終萍蹤無影，許奶奶茶飯不思，瘋念着兒子，這一天，趁着媳婦低頭做手工剪膠拖鞋，老人家一閃出了門，越過馬路，口中悽涼的喊：「心肝草，你在哪裡……」一輛駛過的貨車刹不住，車輪碾過了這個苦難母親的身體，一絲魂魄直飛窮碧追隨丈夫去了。金釧追在後面，目睹這幕血肉橫飛，眼前一黑，暈死了過去。

在鄰居的幫忙下，總算把滿懷遺憾和牽掛的婆婆落土為安了。金釧終日以淚洗臉，想起數年來和婆婆相依相伴，這一路風雨一路歡歌，此情已待長相憶。那痛就像一把鋸子在心裡拉動着，丈夫跟逍遙婆跑了，前路茫茫，自己和孩子怎麼辦？想到斷腸處，就想一頭撞死隨婆婆而去。可是她已經沒力氣站起來了，鄰居見她精神恍惚，不敢怠慢，自動分組輪流着熬粥餵四個孩子。眼看着她昏昏沉沉發着高熱，大家都愁壞了……

（未完）

## 詩意偶拾

## 雨北

作者簡介：喜歡文學，願研佛法，拜師結友，探討至境。

## 壹爰山·獸·妒忌心

傳說有座山叫招搖山由東四百里有座山，叫壹爰山山上有種獸，叫類長得像野貓長長的白毛身上有兩種性器官聽說吃了它的肉人不會有妒忌心我很想吃了它讓我不再嫉妒他的他

或許，讓它吃了我的妒忌心